

四川金川县刘家寨遗址调查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金川县文化体育局
壤塘县文化体育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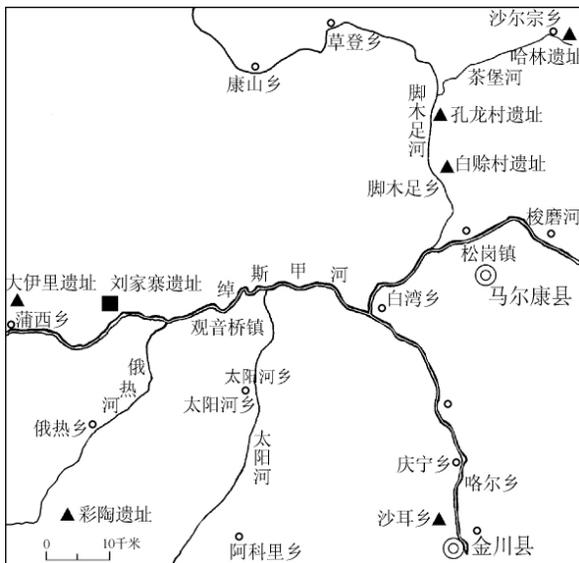
摘要: 2010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四川金川县发现了刘家寨遗址,采集到石器和陶器。该遗址与大伊里遗址、哈休遗址等同为大渡河上游河源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发现为研究此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据。

关键词: 金川刘家寨; 新石器时代晚期; 聚落; 遗址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2)05-0003-5

一 前言

刘家寨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二嘎里乡二嘎里村刘家寨(图一),地处绰斯甲河北岸的一级台地之上,高出河床50~60米,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1^{\circ}32'$,北纬 $31^{\circ}47'05''$,海拔2642米。^[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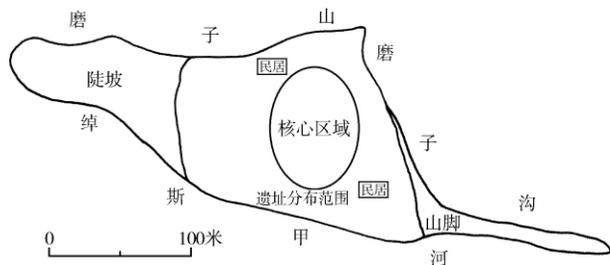
图一 刘家寨遗址位置图

绰斯甲河是大渡河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青海省班玛县倒而娘山北麓,大体由西北向东南

流向。上游分为杜柯河和色尔曲两个源头,杜柯河为主源,与色尔曲汇合后始称绰斯甲河,绰斯甲河与脚木足河在马尔康县境内的可尔因汇合后称大金川河,大金川同小金川在丹巴县境内汇合后始称大渡河,大渡河最后在乐山市境内注入岷江。大渡河上游和岷江上游流域,至今发现的史前遗址有近百处,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遗址、汶川姜维城遗址、理县箭山寨遗址和大渡河上游马尔康哈休遗址、金川沙耳尼遗址、丹巴罕额依遗址等。

2010年3月,为配合绰斯甲水电站的建设,受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委托,阿坝州文物管理所联合金川县文化体育局、壤塘县文化体育局等相关单位的专业人员对绰斯甲水电站项目工程所涉及范围内的地面和地下文物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刘家寨遗址就是在此次调查中被首次发现的。

刘家寨遗址分布在东西250、南北150米,面积37500平方米的台地上。台地略呈三角形,北依磨子山,东、西分别为陡坡,下临磨子沟和绰斯甲河。台地东宽西窄,以仁真家为界可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西部较东部低矮,略成坡状,东部较为平坦,为遗址核心区(图二)。



图二 刘家寨遗址分布示意图

遗址范围内地表及断坎上采集到大量早期遗物,从断面上看,该遗址文化堆积距地表深0.3~0.6、厚0.3~0.5米,内含大量红烧土、木骨泥墙残件、兽骨、灰烬、早期陶片等。

二 采集遗物

刘家寨遗址采集到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兽骨和骨制品及红烧土块等,编号为2010SAJL采,现予以分类介绍。

1. 陶器

均为残片。陶器陶质以泥质陶居多,少量的夹砂陶。其中泥质陶陶色以褐陶和灰陶为主,还有少量的红褐陶、黄褐陶和彩陶;夹砂陶包括褐陶、黄褐陶、红褐陶。纹饰以各类绳纹(斜向、交错等)和抹划纹为主,还有少量由绳纹、泥条附加堆纹、抹划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及彩陶的弧线纹、条纹等。可识别器型有瓶、钵、碗、罐、盆等。大多为手制,部分器物经过慢轮修整,现分类予以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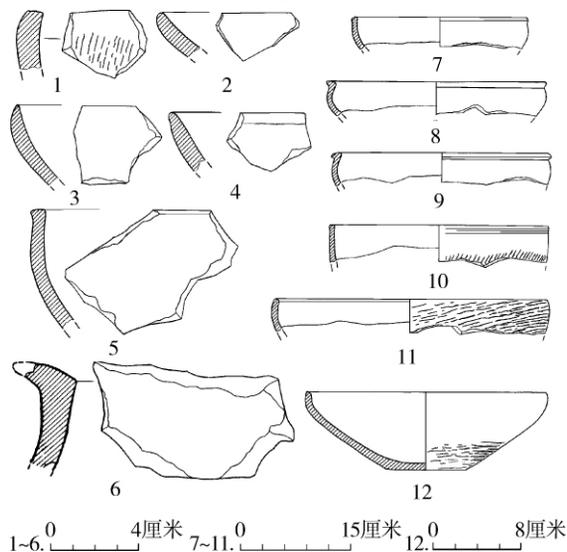
钵 7件。均为泥质敛口钵。根据口沿唇部及腹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型:

A型 1件。敛口近直,圆唇。标本采:013,可复原器物,泥质灰褐陶,斜直腹,小平底,素面,腹部有一单向穿孔。口径21.6、最大腹径22、底径7.2、底厚0.6、高7厘米(图三:12)。

B型 2件。敛口,圆唇,折沿或卷沿。标本采:04,口沿残片,泥质灰褐陶,平折沿,圆唇,圆腹,素面,内壁有慢轮修整的痕迹,口径30、最大腹径30、残高4.5厘米(图三:8)。标本采:016,口沿残片,泥质褐陶,卷沿,圆唇,圆腹,素面,内壁有慢轮修整的痕迹。口径30、最大腹径30、残高4.2厘米(图三:9)。

C型 4件。敛口近直,方唇,圆腹。标本采:03,口沿残片,泥质灰陶,口沿下方的器表饰斜向绳纹,内壁口沿下方有抹划修整的痕迹。口径37.2、最大腹径38.1、残高4.5厘米(图

三:1)。标本采:017,口沿残片,泥质褐陶,素面,唇部微向外凸,形成一道较浅的凸棱。残高5厘米(图三:11)。标本采:018,口沿残片,泥质褐陶,素面,唇部微向外凸,形成一道较浅的凸棱。口径24、最大腹径24、残高4.2厘米(图三:6)。标本采:047,口沿残片,泥质红褐陶,口部以下饰斜向绳纹。残高3厘米(图三:7)。



图三 采集陶器

- 1、5、7、11. C型钵(采:03、采:018、采:047、采:017)
2~4. 碗(采:046、采:015、采:050) 6. B型钵(采:
14) 8、9. B型钵(采:04、采:016) 10. A型盆(采:
011) 12. A型钵(采:013)

碗 3件。敞口、尖唇或圆唇、斜直腹。标本采:015,口沿残片,泥质褐陶,敞口,尖唇,最大径在口部,素面。残高3.5厘米(图三:3)。标本采:046,泥质黄褐陶,敞口,圆唇,素面,口沿残片。残高2.1厘米(图三:2)。标本采:050,泥质褐陶,敞口,沿微卷,圆唇,素面,口沿内部有慢轮修整的痕迹。残高2.6厘米(图三:4)。

盆 2件,依据口沿的不同分为两型:

A型 直口盆。标本采:011,口沿残片,泥质灰褐陶,直口,方唇,弧腹,器表口部下方自上而下依次饰有抹划的弦纹一道、斜向抹划纹、斜向绳纹,内外均有手制抹划修整的痕迹。口径30、残高5.4厘米,最大径在口部(图三:10)。

B型 折沿盆。标本采:014,口沿残片,泥质褐陶,直口微敛,斜折沿,圆唇,素面,内外火候不均匀,器表为灰褐色,内壁为红褐色。残高5.4厘米(图三:16)。

瓶 5件,可分为三型:

A型 2件。彩陶瓶,泥质红褐陶,饰黑彩。

标本采:025,口颈残片,直口微敞,平折沿,尖唇,颈部较细。沿面和颈部均饰黑彩,沿面饰四道短条纹,颈部饰弧线条纹,口颈部的纹饰也可能是组合纹饰,内部有慢轮修整的痕迹。残高2.9厘米(图四:1)。标本采:026,颈肩部残片,广肩。颈部饰一道条纹,肩部饰一变体鸟纹,内部有手制抹划修整的痕迹。残高5.2厘米(图四:2)。

B型 1件。广肩瓶,泥质褐陶。标本采:038,颈肩残片,直口,广肩,肩部饰斜向细绳纹后抹划,肩腹连接处磨光。残高8厘米(图四: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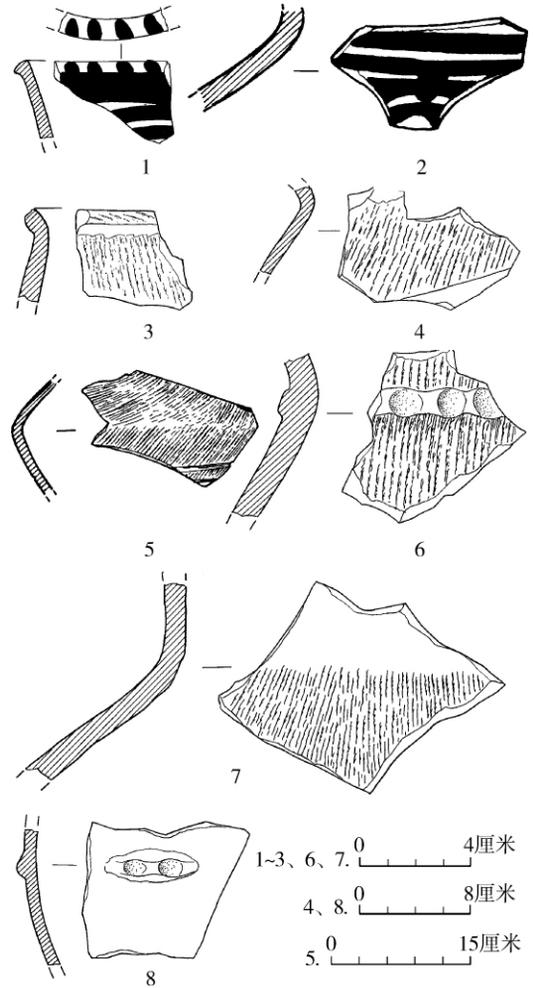
C型 2件。尖底瓶,泥质灰褐陶。标本采:039,肩腹残片,折肩,斜直腹,肩腹部饰斜向粗绳纹。最大肩径27、残高6厘米(图四:5)。标本采:052,颈肩残片,小口,广肩,肩部饰粗绳纹,器表和内部不平整,可能为手制,火候极高。残高6.8厘米(图四:7)。

罐 2件。标本采:022,口沿残片,夹粗砂红褐陶,侈口,方唇,唇部饰有2道凹槽,口颈肩部均饰绳纹后又加饰数道泥条附加堆纹(箍带纹)。残高6.2厘米(图四:6)。标本采:049,口颈残片,夹粗砂褐陶,夹粗砂和碎页岩片,侈口,卷沿,方唇,口颈部均饰绳纹。残高3.2厘米(图四:3)。

器钮 1件。标本采:02,腹部残片,泥质灰陶,在腹部最大径处堆塑一“鸡冠钮”,素面,器表有手制修整的抹划痕迹。钮长7、宽2、高1厘米(图四:8)。

器底 4件。标本采:01,腹底残片,泥质灰陶,平底,斜直腹,腹部为素面,器底饰绳纹。残高4、底径7.5、底厚1.2厘米。标本采:012,腹底残片,泥质灰褐陶,平底,斜直腹,器底饰绳纹,腹底交接部为素面,其上饰斜向绳纹。残高4.5、底径14、底厚0.8~1厘米。标本采:048,腹底残片,夹粗砂褐陶,夹粗河沙,平底、斜直腹,腹部器表经过贴片后抹平,有清晰的抹划修整痕迹。器底粘有一层粗河沙,烧制火候不均,外壁为褐色,内壁为红褐色。底径16、残高6.4、底厚1厘米。标本采:051,腹底残片,夹粗砂褐陶,夹页岩、粗河沙,平底。腹部饰粗绳纹,器底饰斜向绳纹。底部较厚,烧制火候不均,器表为褐色,内壁为红褐色。残高2.5、底厚1.5厘米(图五:1~4)。

纹饰陶片 13件。种类丰富,多为绳纹、泥条附加堆纹、抹划纹等纹饰的组合体。标本采:05,泥质灰陶,器表先饰从右到左的斜向绳纹,



图四 采集陶器

1、2. A型瓶(采:025、采:026) 3、6. 罐(采:049、采:022) 4. B型瓶(采:038) 5、7. C型瓶(采:039、采:052) 8. 器钮(采:02)

再在其上饰泥条附加堆纹,又在泥条上饰绳纹。标本采:06,泥质灰陶,器表先饰斜向近直的绳纹,再在其上抹划出数道弦纹。标本采:019,泥质褐陶,器表饰交错绳纹。标本采:07,泥质灰陶,器表先饰斜向近直的绳纹,再在其上饰3道泥条附加堆纹后抹平,抹划痕迹十分明显。标本采:08,泥质灰褐陶,器表先饰自右向左的斜向绳纹,再在其上饰1道泥条附加堆纹后抹平。标本采:09,泥质灰陶,器表先饰斜向近直的绳纹,再在其上饰3道泥条附加堆纹后抹平,内壁有抹划手指修整的指纹痕迹。标本采:10,泥质灰陶,器表先饰斜向近直的绳纹,再在其上饰1道泥条附加堆纹后抹平,抹划痕迹十分明显,抹平后再在泥条上饰细绳纹。标本采:020,泥质褐陶;器表先饰自右向左的斜向绳纹,再在其上饰1道泥

条附加堆纹，泥条上有清晰的抹划痕迹。标本采:021。泥质褐陶，器表磨光后饰泥条附加堆纹，再将泥条抹平后饰绳纹，内壁凹凸不平，有手指捏印的痕迹。标本采:023，夹粗砂红褐陶，器表先饰从右到左的斜向绳纹，再在其上饰2条泥条附加堆纹。标本采:024，夹粗砂红褐陶，颈肩部饰交错绳纹。标本采:040，泥质红褐陶，器表先饰1道泥条附加堆纹，再在泥条之上戳印后抹平。标本采:053，夹粗砂褐陶，颈肩部饰绳纹后抹划，在口部下方和肩部各饰一道泥条附加堆纹后再抹平（图五:5~10，图六:1~7）。

2. 石器

石器采集6件，依照用途的不同分为刮削器、砍伐器、石核三类。

刮削器 4件。石质坚硬，平面多为椭圆形，均利用卵石剥离的石片制成。一面保留卵石自然面，一面为劈裂面，弧背，弧刃，偏锋，刃部多经过二次修整，有使用痕迹。标本采:030，深灰色，长径9.5、短径7.5、厚度2.1厘米（图七: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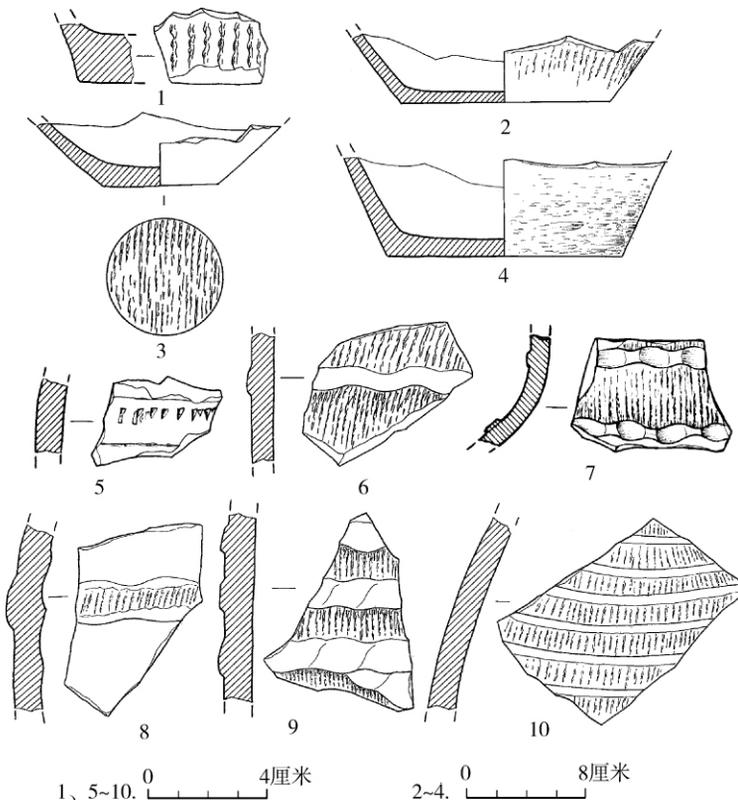
标本采:041，灰褐色，长径7、短径4.8、厚度1.2厘米（图七:1）。标本采:043，青灰色，顶端被切割平整，但未经过打磨，可能是线切割而成，长径8.3、短径5.5、厚度2.3厘米（图七:3）。标本采:044，青灰色，长径6.6、短径4.7、厚度1厘米（图七:2）。

砍伐器 1件，标本采:045。灰黑色砾石打制而成，没有磨制痕迹。梯形，弧刃，偏锋，两面均为劈裂面，顶端和刃部经过二次修整，打击疤痕明显，有使用痕迹，长8.6、顶端宽6.5、刃部宽12、厚度2.2厘米（图七:6）。

石核 1件。标本采:042。青绿色砾石打制而成，近方形，一侧有磨制痕迹，经过多次剥离台面不明显，打击疤痕较多，放射线明显。长7.1、宽5.2、厚度2.2厘米（图七:5）。

3. 兽骨及骨制品

骨质类采集到7件，其中骨簪1件、兽骨6件。



图五 采集陶器

1~4. 器底（采:051、采:012、采:01、采:048） 5~10. 纹饰陶片（采:040、采:08、采:053、采:021、采:09、采:06）

骨簪 1件。标本采:036，利用兽骨磨制而成。黄白色，锥状，实心，除尾端保留兽骨原样外，其余大部磨光，有尖，断裂成两段（图八）。

兽骨 6件。鹿角（残）一件，颌骨一件，骨关节一件，个别有火烧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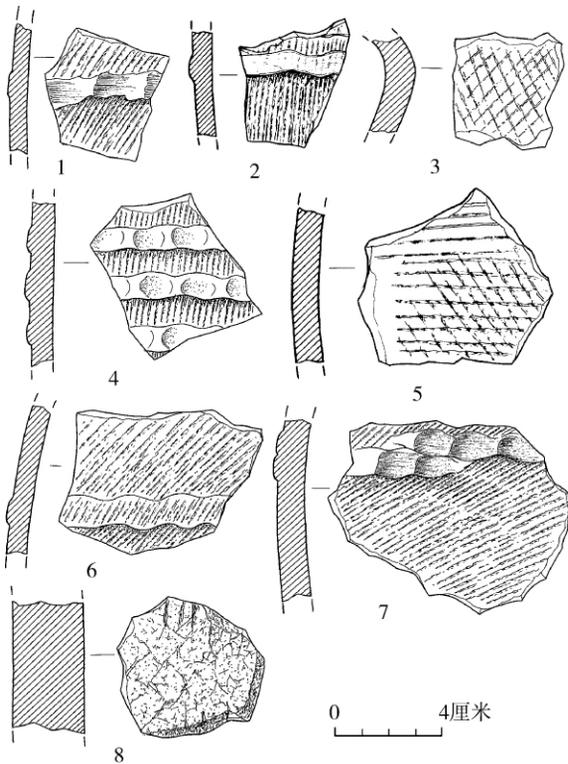
4. 其他

红烧土 4块。以标本采:029为例，厚2.7厘米，红褐色，中间夹杂有草拌泥，一面较为平整，另一面较为粗糙，可能为木骨泥墙的倒塌物或地面的烧结物（图六:8）。

三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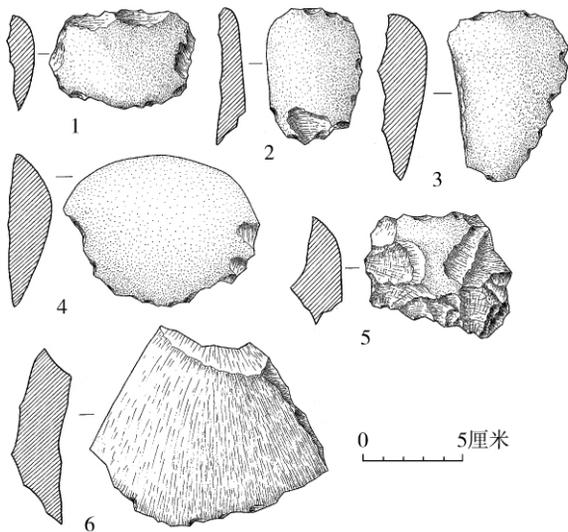
此次调查采集到的陶器包括彩陶瓶、尖底瓶、敛口钵、侈口罐等，和哈休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可能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遗址。遗址中采集到的红烧土块可能是木骨泥墙的倒塌物或地面的烧结物，据此我们推测遗址内可能存在建筑遗迹或者小型聚落；从采集到的鹿骨来看，鹿应该是先民通过狩猎获得的，狩猎可能是其生业方式之一。

遗址中采集的彩陶瓶残片虽然整体器形不



图六 采集标本

1~7. 纹饰陶片 (采:020、采:010、采:024、采:07、采:19、采:05、采:023) 8. 红烧土块 (采:029)



图七 采集石器

1~4. 刮削器 (采:041、采:044、采:043、采:030) 5. 石核 (采:042) 6. 砍伐器 (采:045)

明,同哈休遗址一样,在纹饰的风格上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相似,不同于半山类型的纹饰风格。^[2]钵、碗在形制上与哈休遗址的同类器物极其相似;绳纹花边口沿罐、尖底瓶的纹饰和形制



图八 采集骨簪

同于哈休遗址的同类器物,各类绳纹加泥条附加堆纹的组合纹饰也和哈休遗址相同。^[3]哈休遗址三组不同文化因素的典型器物在刘家寨遗址中均有发现,两遗址应该同属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哈休遗址的年代在距今5500~4700年,刘家寨遗址的年代应该与其相当。

刘家寨遗址同大伊里遗址、哈休遗址、孔龙村遗址、白賸村遗址、沙耳尼遗址等组成了大渡河上游流域河源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群落(图一)。^[4]它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丰富了实物材料,同时对于大渡河上游文化“哈休类型”^[5]的确立提供了新的依据。彩陶在川西北的传播途径、方式,是史前西北与西南地区之间文化互动等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包括哈休、刘家寨等出彩陶的遗址在大渡河上游流域的普遍分布,则为研究甘青史前文化向川西北辐射提供了新的材料。

附记:参加调查的人员有阿坝州文物管理所陈学志、范永刚、邓小川、李俊,金川县文化体育局牟顺军、刘文勇,壤塘县文化体育局雍尚莲等。

绘图:曹桂梅
摄影:陈学志
执笔:李俊 陈学志 范永刚

注释:

[1] 测点位置:遗址中心,西距仁真住房50米,绰斯甲河北岸。

[2] 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第248~268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 阿坝藏族自治州等《四川马尔康县哈休遗址2006年的试掘》,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第295~374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4] 陈剑、陈学志《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寻踪》,《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

[5] 同[3]。

(责任编辑:陈德安)